

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九〇三號

據

清・戴體仁等修，吳湘皋等纂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會昌縣志

(四)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一版

會昌縣志

共四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F

電話：七四一五四三二一九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會昌縣志稿卷二十

黃宏

綱字正之號洛村雲和人正德間舉人授推官致仕

與劉一齋書

日望一齋之來慰

放札慰之多矣

着力殊

矣何疑焉

無生滅無流

原稿殘缺

此却想一齋

斷當其間斷時

知覺

着力而庶幾其今

其間斷時未嘗頓外

頓生是本體本

起仆生滅耳要之本體客有見之

的是故意見得為崇也又云不過隨時補偏救

而已于偏救處而但依吾之良知補之救之學問

原稿殘缺

之道不過如此而已但補偏救救之功不于良知
處着力而容或以意見為主故不免義

曾有會做工夫

言一齋或因此

間不覺縷縷

樂與

陳宏謨

答吳中書

原稿殘缺

前得手翰適值匆

古有得文章淹雅向

纂輯後學之進

坐面所示館誨書下

然具備而于文章之源

我言之以此教迪

以來必有能領會誨言日有進境

多有貌為古奧故作艱深人不能解直至已

能解說幾于自欺欺人文章關乎心術此種習氣

原稿殘缺

取空澄汰至言學絕不肯反身自修惟以讀書為
弋取科名之具苟邀倖獲書便可棄幾口古

瓦而其所以為文者亦皆以苟且

書自書而我自我斷然其

復一日殊為可虞而

學何事讀得一二

不推心高明

不純不備幸加

興一切當可商確

原稿殘缺

第二書

手翰遠至

不備

關官

鮮當時用兢兢

要件今鹽價已漸

錢價

特恩截銅鼓鑄而如何流通出易尚

又曰各處米價昂貴倉儲空虛採買之累

日此事利弊又在鹽錢二者之上不得已乃有減

原稿殘缺

拍監之

奉韋蒙

息允正在悉心經理清釐積弊

徠而倉

之充裕尚未知何時方得安

聖主之垂鑒已深士民之

以院副素佩賢者遠見定已

深以不

額矣館誨所列深

額矣館誨所列深

原稿殘缺

否刻本便中付數冊

布謝并候近其

等 卷三

遺規之刻隨時採輯只可作官場

盡化導之心如云著述未

將借滋以為愧耳減穀捐

聖恩適值米穀價昂一時不甚踴

云刀中事

情人無不惟利是趨欲事之可行莫如使其有利
此為政者不為之理不上捐監一事也第收錢作

原稿殘缺

近于虛捏且與就近捐穀之意未合今乘此平糶之舉各鄉需米甚多竟許就近納米作穀二者相輔而行此即來書之意叨教多矣以為平糶一事必以各鄉地方為

按糶就

該處富戶之穀減

聖主捐監原係

如耳入

功從此益加

土者叨光無既從政

原稿殘缺

楮依依

第四書

比聞濂溪

切也竊以士子乃

子中之傑出其聰

事祇恐平日專以時文為舉

學問揣摩誦習第求可以組織為

得遂有書自書而我自我亦有文則是兩

者詞章之無益于身世弊皆

今

先

原稿殘缺

賢親炙明訓讀書專為窮理則識見日增作文發
自中心則根柢自厚多讀一書即得一書之進益
多作一文即見一文之體驗舉業事功同出一原
文風士習駸駸日進樂育之功良不淺鮮近得南
豐湯惕菴先生文集服其設想着論無一不從心
風俗起見學術之純正可為多

原稿殘缺

講鹿洞

今日可

相晤未期謹此

非所安并謝不宣

魏

答蕭來

今之務

惠書謬推許白汗接踵矣古之

立功立言則既以立言為

不其所

言何如也使專攻于風雲月露之辭則誠足末之
矣而言綦重者是不然堯舜禹湯之道德非典謨
之言不傳也孔子有春秋之言故大義凜凜至于
今忠臣義士與夫功業稽天者世逝而蹟泯矣非

原編後錄

記載之言不傳姬公無周禮儀禮之言六官禮儀
之典制莫攸定孫吳諸人不著書則兵法之言絕
無禹貢之言則山川導治之法亡矣夫傳忠臣義
士非特傳其人而已所以作則于後世存焉也由
是觀之立言惡得末乎且其傳其身而不遺其
其必彰不彰則無傳功業施二立於
聖賢之一有時

德與功符而傳

者也在為不

世以上之書而能興感起發

原稿殘缺

即末之而道情款東

之懷來

而知立

原稿殘缺

方剛之人立志而造識根于道理

務漸之

以歲月得立德立功之意而後

立孔子

後獲是亦必至之數矣足下雅有立言之志而虛

以受人故謬抒管蠡謹質之不避其無當則又推

夫立非聖之言著淫僻之書者為萬世罪人也

答賴維攻晉公書

天下文章之盛即天下文章之衰也人人侈言作
家此文章之所以盛人人侈言作家而不求其故
此文章之所以衰也僕于古人文無能為役而賢
伯仲欲致榮親之道不擇人而施乃謬屬文于卑
鄙僕亦遂偃然執筆為之其于拙言之盛心未
當乎蓋僕雖未敢侈言作家而不世宏辭義則一
也辱書齒謝且推致于古人文慙矣
書及蕭子來巢文子安已山起手札雅
玉笋之秀出僕深用移情